

「美文选粹」生若直木

作者 | 张承志 赏析 | 杨丽霞

【编者寄语】

舒婷《母亲》中有这样的诗句：

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，
如今带着荆冠，我不敢，
一声也不敢呻吟。

年轻的时候，吃了一丁点儿苦，我们又哭又喊，生怕全世界不知道；年岁渐长，阅历渐深，淋了夜雨，染了寒霜，反而一声也不吭。

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态度。

张承志的《生若直木》就给我们呈现出这样两种态度。同学们，面对生活中的坎坷磨难，你是又哭又嚷、惊惧不安，还是默默无言，以孑然一身担当起一个大宇宙？愿你品读《生若直木》，做出你的选择。

【披文入情】

生若直木	
①去年在南方，终于见识了从小听说的滕王阁。	文章从滕王阁之游落笔。
②那天一同登阁的朋友中，有老书法家某先生。眼望秋水长天，大家心情舒畅，我随口向老先生请教，从纸到墨，听他讲文房四宝的奥妙。	自然行笔至同行之人——老书法家某先生。
③滕王阁已翻盖一新，阁中层层店铺林立。看见摆的镇纸 ^① 光色新鲜，盘算是否也买一对。如今作家少文，个个的字都如鸡飞狗跳。我也一样，偶尔写字，怨笔赖墨，而且只有一把英吉沙匕首压纸。（“鸡飞狗跳”“怨笔赖墨”等字眼似乎信手拈来，却是形象之至，足见作者遣词造句的功夫。）足踏着滕王阁的地板，心里寻思，这镇纸只卖十多块，不能说好，但是有落霞孤鹜的字儿，带回一对也算个纪念。	又由书家书法写到自己动了买镇纸的念头。作者运笔一路缓缓行来，不陡不峭。我们也不急，且随他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。 <div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 margin-top: 10px;">  </div>
④老先生却摇头，以为粗瓷生铜，不值一顾。他说江西书家的案上，没有这种次货，也不使菜刀压纸。镇纸多用檀木自制。（文势稍转，但也是尺水微澜，自然顺从地转入檀木镇纸的由来。）我说我的字哪里要什么镇纸，砖头石头，有一次足矣：老先生沉吟半晌，说，我给你做一对吧。	第一部分：追述檀木镇纸的由来，为下文做铺垫。
⑤囊匣装着的镇纸被捎来北京时，我正在读一个小说。	由镇纸过渡到下文读小说，过渡自然，如风行水

	<p>上，毫无斧凿之痕。</p>
<p>⑥急忙掀开囊匣盖子，只见一双白润的檀木，静静躺在紫红的绒布里。真是性灵南国，书法家还做细木工！抚着满掌光洁，脑中现出柔润檀木划过宣纸的感觉。</p>	<p>从视觉和触觉的角度描写檀木镇纸白润光洁的特点，用词精准，读后有如亲历。</p>
<p>⑦怀着一丝谢意，握着镇纸继续读。小说的主人公，将面临他第二次的被捕。小说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，历历细微的，满篇都是他在“四人帮”时的苦难遭遇。我用白檀木喇地一划，翻过下一页。</p>	<p>镇纸和读小说双线并行，若即若离，跳转自然。重点突出小说叙述的苦难。</p>
<p>⑧这篇小说，其实是因了我的怂恿，朋友才勉强写了出来。他是个内向的家伙，文字轻描淡写，但骨子透出凄凉和压力，使我们都敏感了，读着我想。</p>	<p>视角继续停留在朋友的小说上。我怂恿朋友把自己遭遇的不堪示之于人，即现代人所谓的“卖惨”，这多少有点骄里娇气的感觉，与下文直木“不语斧凿”形成对比，为赞颂直木张本。</p>
<p>⑨檀木握久了以后，光滑中沁出了一种冰凉。我想快些翻完这篇小说，好给江西的老前辈回信。可是故事却正在有趣处，不由我不先读完。警察监视他的房东，审讯他的女友，他把头上的一张网，写得纲举目张。（仍然以朋友的小说为主线。朋友叙写苦难抓住要领，条分缕析，不厌其详。）</p>	<p>第二部分：当我收到老先生的镇纸时我正在读朋友写的小说。由回忆回到现实，转接自然。</p>
<p>⑩一瞬间我意识到手中的镇纸。掂了一掂，觉得挺沉。确实，檀木决非杨柳杂属，不显形骸，不露纹理。（思路突转，写到檀木的低调，不张扬。）这么一想再掂掂手里小说，突然感觉我辈的感情娇嫩。不是么，以前我的那些劳什子，不更是又嫩又酸么。（指出我辈娇嫩。原来反反复复地提到朋友的小说就是为了反衬直木。）丢开小说，摩挲着檀木镇纸，心里不禁佩服。世间最不外露的，怕就是这光洁之物了。</p>	
<p>⑪“其实当初斧子劈铍子^②凿，它的内里该都是坑疤。人也一样，每逢出事，当事人处当时，都要让肉长的心迎着刀刃，哪怕它伤痕累累。</p>	<p>两线合一，以镇纸遭受刀劈斧凿类比喻人伤痕累累，为揭示主题做准备。</p>

<p>⑫囊匣下面，覆着一条墨纸，我取出来一看，原来是老者的题字：</p>	
<p>⑬直木顶千斤 江西民谚</p>	
<p>⑭趁着一时感悟，我提笔兑墨，用这一对白檀木压住纸边。想了半天，编了两句，哪管字迹蠢劣，与江西老者唱和了一张：</p>	
<p>⑮<u>生若直木，不语斧凿。</u></p>	<p>文章至此点题。生而为人，当如直木，刀劈斧凿，无言承之。</p>
<p>⑯我想，事物都大致雷同，无论一茎枯草，一头弱牛。政治的伤害比起永恒的大自然和长流的历史，比起存活下来的民众，是那么渺小。除了我们，被笔墨染了一身毛病的人，大家都不去炫耀自家伤痕。而且，大都是心广意宽，如打磨光滑的檀木镇纸，像穿了新衣裳的农民，干净漂亮地活下来。（“我们”这些文人喜欢渲染夸大自家伤痕，而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从来都是不言不语，默默舔舐自己的伤口，然后以平淡和微笑示人。文章远远落笔，九曲迂回，至结尾升华主题，点出写作动机，原来作者是借直木在写人生啊！令人豁然开朗。）</p>	<p>第三部分：由衷赞美直木伤痕累累而不言不语的坚韧。思路又由小说跳到直木镇纸，揭示主题“生若直木，不言斧凿”。</p>
<p>①镇纸：（书画家）写字画画时压纸的东西，用铜、铁，或玉石等制成。②斨子：斧的一种。</p>	
<p>作者：张承志</p>	

【文章珠玑】

1. 丢开小说，摩挲着檀木镇纸，心里不禁佩服。世间最不外露的，怕就是这光洁之物了。
2. 其实当初斧子劈锛子凿，它的内里该都是坑疤。人也一样，每逢出事，当事人处当时，都要让肉长的心迎着刀刃，哪怕它伤痕累累。

【思考探究】

1. 作者谈“直木”，为什么能与朋友“写小说”联系起来？这样写有什么作用？
2. 请解释文末画线句的深刻含义。



扫描公众号，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
(本篇解析老师：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杨丽霞)